

陪女儿逛街

□王半路

腊月十五，屋外的阳光像巨大的魔盒，吸引我带上女儿出门走走。

逛一次街有什么稀奇呢？我却觉得并不容易。这两个月，经历了没日没夜的方舱应急工作，接着放开管控，父亲患病，又陪伴他住院半月。冬日的冷寂撞上疫情的冲击，险些让我失掉对美好的接纳力和信心。父亲幸运痊愈，我总算放松了紧绷的神经。女儿中考需要身份证，我约上她一起去辖区派出所办理，顺便买些年货。

女儿出门有一套程序要做，换衣服、梳头、整理背包，像个成年女性似的，把出门看成一件举足轻重的事。我在大门上等了又等，望了又望，才看见女儿向我走来。她不和我并排走，跟在身后。女儿，从小被我抱着走，稍大些挽着我走，到现在跟着我走。她脚步越走越快，常常走着走着，甩开我好一段距离。我一厢情愿希望回到从前，她完全依赖我的样子。

大街一扫前些日子的阴冷、空寂，人来人往，店铺张灯结彩迎春。走在路上，满眼的红男绿女，满耳的贺岁鼓音，那个沸腾的烟火人间，毕竟如约而至。大部分人还戴着口罩，却掩饰不住眉目之间失而复得的从容。空气中弥漫着，只有辞旧迎新才有的那种味道。

走过两个红绿灯，我们到了辖区派出所。办理身份证需要深色的衣服拍照。我和女儿看了看她身上纯白色的羽绒服，面面相觑。年轻帅气的民警掀开塑料帘，走到我俩面前招呼：把你身上的黑色大衣拿给她穿嘛。我说“试试”？脱下大衣让女儿换上，正合适。问题解决了，她钻进智能成像机，按照提示，数次三番后终于定了照，我们换回衣服，上二楼提交相关材料，办证一事告一段落。

派出所位于最繁华的南南街，向里走，是以美食著称的休闲广场，向下走，是本地最大的购物中心。这一片不大的地方，几乎囊括了十几年里我陪伴女儿出门走走所有的足印。在这儿，我放飞成功第一次，也是仅有一次风筝，几乎失控的风筝贴着最高的楼层和香樟树飞，牵着红棉袄的小女孩，哇哇叫着，追着风筝跑，收线时，风筝还是被挂到了树上。在文庙官墙对面，女儿一次次驻足小猫小狗的摊位，蹲下身子，试图用手抚摸它们，被我一次次呵斥，缩回了手。她对小猫小狗的喜爱和我的抗拒，成了父女之间的一道裂缝。即使我多次买了小鸟、仓鼠、观赏鱼替代小汪汪和小喵喵，但是这一生都无法弥补她内心，复杂情感世界的缺失。

这个洒满阳光过年前的好日子，我不愿意放过，商量和女儿继续走走。女儿勉强答应了，嘴里嘟囔着：“快点。”我丝毫不介意，领着她向广场走去。广场像个浓缩的大舞台，这时间，以摆摊儿的领衔主演市井剧目。好些个摊主都经营了很多年，他们在谋生计之余并不会想到，缺少了他们的小推车、小玩意，年味该是多么清冷。

广场西端有一棵红叶紫薇，夏秋时，像精美的盆景，也像有生命力的圣诞树。我曾和女儿在树下留影，可惜照片没有保存好。时值隆冬，紫薇的华艳，踪影无寻。我动了动再次取景照相的念头，为父女俩少得可怜的合影增加些分量，看看目不斜视，走在前面很远的女儿，打消了念头。我走走停停看看，很享受这段行程，女儿却不然，她那称作“叛逆期”的暗流中，阳光、年味不在她的视线之外。

走过美食一条街，女儿站在街口等我，那里有一家店，正在促销干果炒货。我饶有兴致停下，向老板要求称一些瓜子和夏威夷果。如此，除夕夜，我和家人可以一边看春节联欢晚会，一边吃零食。我问女儿需要买什么，她却回答说：我先走了，回家写作业。她自顾自向前行。“真是长大了，自己会做主了。”我心里嘀咕。提着唯一采买的年货向家里走去，眼前一直出现女儿已经消失的背影，她步子太快，而我太慢。

然而，我释然一笑。总有一天，女儿会慢下来，换她陪伴我，好好逛逛人世间的。



安仁镇老街

安仁是一座历史悠久、文化底蕴深厚的古镇。《太平寰宇记》载，安仁之名，取“仁者安仁”之意。北宋著名的画家、文学家文同在大邑任县令时，也常到安仁游走。安仁的林盘街巷、斜江河畔、田园风光、风水人情，也给文同留下美好印象：“行马江头未晓时，好风无限满轻衣。空蝉噪月成番起，野鸭惊沙作队飞。揭揭酒旗当岸立，翩翩鱼艇隔溪归。此间物象皆新得，须信诗情不可违。”南宋诗人陆游在蜀州任判官时，偶到安仁，即被安仁的人文风光和自然景观所打动，便写下《安仁道中》：“三驿未为远，衰翁愁出门。贪程多卒卒，失眠每昏昏。天大围平野，江回隔近村。何时有余俸，小筑占云根。”诗中除抒发伤春悲秋之外，还想在安仁筑一处私家别院安度晚年。无论是文与可也好，还是陆游也好，数千年的古风熏陶，历史的文化沉淀，成就了安仁的人文传奇。

我的祖辈是地道的安仁人。我爷爷是安仁瓦窑村人，也就是“玉皇楼上一把伞”的那个地方，他是一个雕匠，镂雕花雕样样会，曾经为刘氏庄园、刘文辉公馆等大户人家雕过门扇、花窗、撑拱、垂花柱之类，其中雕的麒麟、蝙蝠、仙鹿、牡丹图案栩栩如生，成为安仁有名的匠人之一。

我的父亲随刘文辉起义，加入革命阵营，成为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。在一次新场剿匪之战中，流弹把他足底打穿，英勇负伤，被送到离安仁两公里的大邑荣军疗养院医疗。后来刘文辉到北京当了林业部长，我父亲作为伤残军人转业到地方。

我三哥1984年参加工作，被分配到安仁工商所，成为他人人生中重要的第一站……或许我注定与安仁有前世今生的关

系。2010年我从西岭雪山到安仁。十年间，我走遍安仁的大街小巷，走遍安仁的大小公馆；十年间，我处身于安仁，见证着安仁的发展，见证着安仁的华丽转身；十年间，我的情融在了安仁，心也融在了安仁。

还记得刚到安仁时，办公的地方竟然在刘文辉公馆，这可是原四川省主席、起义将领刘文辉的官邸，内心不由一阵激动。一是我的父亲曾经是刘文辉的部下，二是公馆修建时，我爷爷在这里做过工匠。刘文辉公馆是安仁几十座公馆规模最大、最气派、最有美学感的公馆，面积有2万多平方米，房屋200余间，三进四合，花园、戏台、网球场、望月台、金库、粮仓等一应俱全。那时成都有关部门正全力以赴打造安仁古镇，有轨电车、民国风情街区、新游客中心、文博路、庄园新天地、安仁大酒店等10多个项目全面开工，到处机械轰鸣，尘土飞扬，赶工期的场面也很热闹。而我的工作，就是为这些建设项目完善手续。

我每天往来于县城与安仁，穿梭于发改、规划、国土等职能部门之间，通过自己的人脉资源和不懈努力，在短短半年时间，就完善了已开工项目的相关报建手续，为项目后续的“身份”合法化打下良好的基础。

2011年，是我来安仁的第二年，这一年无论是项目的建设，还是文化活动的举办，都使安仁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：新游客中心与安仁序馆对外开放，有轨电车一期全线通车运行，民国风情街区一期开街，安仁老电影博物馆开馆，明轩书栈开业，“5·12抗震救灾纪念馆”开馆，学府苑安置房完工，民国风情街区二期开工，安仁戏院落成典礼、第一届“穿上旗袍去安仁”活动成功举办，“中美诗人交流吟诵会”在陈月生公馆

我的世界在川江

——《川江博物》后记

□陶灵

相对平时宽阔而水流平缓。轮船“呜”的一声清脆长笛后，静驶入峡口巍然屹立的夔门。我随旅客涌向船头甲板，擎天绝壁仿佛一切嘈杂、喧嚣、烦躁，听不见风声，也不闻水响，就连身旁旅客对夔门的赞叹也在这独自宁静中被融化了。扑面而来的是一种厚重、凝练和深邃的自然与文化相融合的气息。从这一刻起，我的灵魂再没离开过三峡，再也没离开过川江。

于是，我写出了一些关于川江的文字，《汤溪桡胡子》《三峡船歌》……等几十篇。

比如《鱼钩》：古巴人打仗时，为鼓舞士气，要敲打一种青铜铸成的圆桶形军乐器，叫“鐙子”。鐙子顶部铸刻着鱼、船、鸟、蛇、人面及菱形回纹图案，因不能完全解读其意，归类为“巴蜀符号”（或称“巴蜀图语”）。这些符号简单、抽象，唯独鱼图案具象刻画，头尾、嘴眼、鳞鳍俱全，非常逼真。明末清初时的文学家李渔说（译成白话），“鱼产卵，多得像粮仓里的小米一样，都装在‘肚里’。”鱼，腹大多子，作为“巴蜀符号”，寓意在其繁衍生息。民间盼多子，战场愿兵多。

民国初年，云阳汤溪河一个姓郭的乡绅立下乡约：凡是鱼产子期间，在汤溪河钓鱼，不罚钱，则重打板子。打板子就是打屁股。躺在板凳上，当着众人面，脱了裤子被打，又痛又受羞辱，十分长记性。俗世俗人俗事。

我用一首短诗结尾：夜/水中一弯新月/鱼儿/不要忘了鱼钩。

比如《水流江河湾》：七八岁的时候，有一次在外面玩得很野，回家时妈妈正在院子里洗衣服，地上的木盆里装着脏兮兮的肥皂、碱粉水。她把我拉过去，顺手用正洗的衣服呼呼地给我洗手洗脸，噢怪道：看你！脏得像个打油匠了。

举行，“安仁中国博物馆小镇民间斗宝会”决赛在游客中心广场举行，建川博物馆的红色年代镜面馆、中院文物馆、知青馆对外开放等。

2012年，安仁的各方主体，上下一致，为了中国博物馆小镇的繁荣，继续助力：成都孔裔国际公学引进安仁，中航工业航空三线博物馆、重兵器馆、侵华日军罪证馆在建川博物馆开馆，民国风情二期建成，魏明伦文学馆开馆，“安仁·影像记忆”“安仁博物馆论坛”等活动成功举办。

2014年，在业态、品质、文化复兴方面，安仁有很大的提升与变化，这要得力于安仁文博公司管理团队，他们一到安仁，也被安仁的文化底蕴和建筑美学深深打动，为此付出一番心血与情感。安仁书院、老街往事、那时花开、小有、胭脂扣、杨柳的院子、东篱手作、红馆、安仁电影院等相继呈现在公馆老街上，让除了买豆腐乳还是豆腐乳的老街，充满了生机与活力；这一年，中国最有“钱”的博物馆——共品钱币博物馆在民国风情街区二期开馆；这一年，为期一个月的以“穿上旗袍去安仁”为主题的文化旅游营销活动，将安仁的公馆文化、餐饮文化、川酒文化、民国文化以及民俗文化串在一起，把安仁再次推向全国，受到国家级媒体的高度关注，为安仁的重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；这一年，安仁的游客量陡增。

2016年，经两年努力，成功把央企华侨城引进了安仁。而安仁华侨城在几年时间再续芳华，以大手笔之势，为安仁呈现了乐道美食街、安仁坝子、安仁规划馆、《今时今日安仁》、安仁华侨城创意文化园、安仁公馆酒店群、锦绣安仁花卉公园等几十个项目；先后举办安仁双年展、安仁论坛、成都儿童音乐节、成都国际友城青年音乐节、天府古镇国际艺术节等大型活动。

行走在安仁的大街小巷，看见一砖一瓦、一树一花，都让我感到亲切，我也会随时拿出手机拍下，然后在夜晚时用文字的方式写一段话，或写一首诗，通过微信发个朋友圈，把安仁的美好分享给大家，当收到满满的赞时，我有一种成就感与幸福感。

我既是安仁的一名建设者，又是安仁的一名义务宣传员。安仁的人和事，都给我留下深深的印象，特别是那些外来安仁工作与创业者的人，经过相处我与他们都成为朋友，成为兄弟姐妹。这十年，成了我与安仁不可分割的美好时光，我的心也在这里永远得到了安放。



安仁镇树人街

Literature & Arts
锦水

08

成都日报

锦观

2023年1月17日
星期二

风物

清代的成都灯会

□兮瀟

李调元是清代乾嘉时的蜀中天纵之才，是继杨慎之后四川出现的又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大学者。为清代戏曲理论家、诗人、藏书家。李调元生于四川罗江（今属安县宝山镇），字美堂，号雨村，别署童山蠢翁。他5岁入塾，7岁能诗，号称神童。入仕宦海，曾任广东学政、直隶通永道职等。他淡泊官场，留心学问，苦心辑录40函的《函海》，并著有《童山诗集》《童山文集》《雨村诗话》等书，给后人留下了一笔璀璨的文化遗产。父亲李化楠是乾隆年间进士，官至保安同知（官名），其诗作《万善堂诗》清婉雍容，名震一时。李调元与张问陶（张船山）、彭端淑合称清代“四川三大才子”。三人中以张问陶成就最高，袁枚誉之为“清代蜀中诗人之冠”；彭端淑次之；李调元第三。

晚年时节，李调元写有《正月十四日至成都，是夜观灯》，展示了成都灯会的盛况：

试灯节届渐闻声，次第鳌山压锦城。
十字楼头星共灿，万家门口月初明。
管弦奏处莺啼滑，帘箔钩时翠黛横。
老病连年游兴浅，街桥谁与话衷情？

在这首诗里，李调元展示了成都正月灯市的盛况。“鳌山”是宋元时成都民俗，即元宵佳节来临，人们用彩灯堆叠成的山，像传说中的巨鳌形状。此首诗歌十分形象地从色彩、声音等各方面描绘了天上、人间的灯市美景，以及自己此时此刻的心情，读来真切自然，颇为感人。

唐宋以来，成都花灯是在元宵赏灯风俗的基础上开展起来的一种传统民俗活动。不少文人墨客还留下了对成都灯会的记载。诗人陆游就在《丁酉上元》写道：“突兀球场锦绣峰，游人仕女拥千重；重扬连天沸午门，灯山万炬动黄昏”，让人恍然看到当年成都灯会的盛况。成都每年春节期间，大大小小、形状各异的彩灯五彩斑斓、绚丽夺目。近三十多年以来在传统灯会的基础上辅以现代的激光、光纤等技术，使得成都更加璀璨夺目。尤其是以成吨冰糖、上万件瓷器和玻璃瓶制成的巨型灯组，更是令人耳目一新叹为观止，被称为成都灯会“三绝”。

李调元另外在《元宵》一诗中，还描绘了成都水上荷花灯会的恬静之美，这是河流赐予成都的另一番灯光溶于碧波、相互荡漾的景象：

元宵争看采莲船，宝盖香车拾翠钿。
风雨夜深人尽散，孤灯犹映卖糖园。

清代末年至民国时期，成都正月有元宵灯会、清明有荷花灯会、九月又有菊花灯会，尤以元宵灯会最为隆重。周洵在《芙蓉话旧录》里就进一步描述了成都灯会的盛况：“春灯彩胜，同时齐出，鱼龙漫衍，到处游行。繁盛街道，大都有牌坊灯，细木作架，髹以金漆；上段髹以细纱，绘说部杂剧，中置灯笼，间三四十部，即安放一架。尤以东大街者为最精致，灯上绘三国演义全部，人物栩栩如生。”成都灯会举办的日期后来变化不一，有时是在夏历除夕，有时是在正月初五，有时是在正月初九，但是一般以元宵之夜为最盛则是多年的定式。地点遍布大街小巷，但中心则是依据商业活动繁华地段而设置，例如清代晚期是以东大街为中心，民国时期是以商业市场和盐市口一带为中心。灯节虽然是以观赏过街灯、牌坊街等灯彩为主，但也有烟火、龙灯、狮灯、高跷、采莲船、猜灯谜等内容。

本版稿件未经授权严禁转载